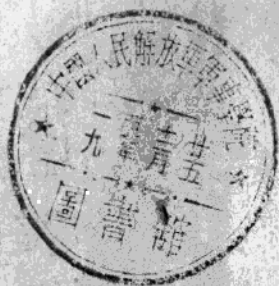


使日回憶錄



目錄

譯者序	三
緒言	六
導言	九
羅斯福總統致國會演說詞	二〇
第一章 從日本歸來	二三
第二章 為什麼發生戰爭	三一
第三章 日本擴大挑釁	四〇
第四章 我們領如何擊敗日本	四七
第五章 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和日本往來	五七
第六章 日本的青年	六九
第七章 日本的東亞	七四

第八章	這是種族戰爭麼.....	七九
第九章	我們太平洋上的盟國.....	八六
第十章	日本・保證與履行.....	九一
第十一章	將來的建設——一個附錄.....	一〇五

譯者序

格魯(Joseph Green)大使這個名字在我們中國人耳目中非常熟悉而且關心，因為他不久以前是我們的友邦駐在我們的故國的大使。他一生服務外交界，第一次大戰前他在俄國，奧匈和德國住過很長的時間。一九一七年美國和德國斷絕邦交接着即宣戰，格魯氏那時是美國駐德大使館的一個高級職員，跟着吉拉德大使最後一艘火車退居將近住了十年的德國。巴黎和會與一九二二年的洛桑會議中，格魯氏是美方的代表，隨後任駐丹麥和瑞士的公使，旋又調任駐土大使，一九三二年調任駐日大使。

格魯氏調任駐日大使時，正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不久，自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一的十年，世界秩序動盪未定，凡爾賽的和平已趨破爛，納粹在歐洲初則撕毀和約，繼則擴充軍備，再則威脅併吞鄰邦的時候，日本在遠東想獨霸天下排斥他國，尤其是英美利益，而「九一八」是嘗試的開端。

從「九一八」事變到珍珠港事件，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和冒險，格魯氏看得最清楚。據說格魯氏的人說，他日常生活十分嚴謹，每天把觀察到的事情和接到的情報冷靜地寫在日記上；時

常把寫好的日記打下來給子女們閱讀，在那樣一個偏遠的國家里，他感情上自然受到相當的委屈，可是他非常虛心，非常容忍，十年如一日。這一冊「使日回憶錄」(Report from Tokyo)大半便是從他歷年來寶貴的日記中整理出來的。

有人說假使格魯大使真正了解日本和日本人，那末珍珠港的慘劇不會發生了。可是反過來假使沒有格魯大使十年來精實的考察，時時把珍貴的資料報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也許不會那樣一再的擴軍，巨量的增加軍事預算，以及建造兩洋艦隊的偉大計劃付之實行。珍珠港的突遭襲擊，美國政府也許會弄得手足無措，珊瑚海，中途島和所羅門海的勝利也許不會屬於美國或同盟國了。因為我們要知道日本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敵人，格魯大使在他回憶錄中說：「我們不應該再想像日本祇能模仿我們的成就，不足重視，他是一個聰明而危險的敵人——要打败他非得要我們用盡智慧力量不可」。又說：「日本全國各工廠的員工，各村莊家庭的子弟被徵服進海軍兵役，整個軍事機器和國家生活各方面都密切相關，不可分離」。蔣百里先生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中說：「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的和在一起，却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蔣百里先生這篇文章是從一個英德國學者的筆記中片段片段的摘出來而稍加整理寫成的。看了這篇文章確是欽佩，尤其圖為出之於蔣百

里先生的手筆，更令人感動。但一方面也覺得慚愧，我們對於自己最大的世世代代的敵人竟滋

個人能那樣深刻地了解。但是上文所引一段所謂陸海軍的強和弱是相對的，在日本國內陸海的強和弱和戰爭預算的增加等確是非常劇烈，可是一遇對外有事，彼此便團結一致。格魯大使在回憶錄中說：「陸海空各部隊爲了利用那些很有價值的情報，彼此便團結一致行動。尤其奇怪的，陸海軍在國內的政治活動，頗有着相當的猜忌，可是在前線沒有這樣的情形發生，海陸軍的合作非常週密」。

格魯大使在回憶錄的緒言中說「應該了解你的敵人」。現在，日本是中美共同的敵人，對於這句話應該特別警惕的。

緒言

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糾正大多數同胞關於我們對日戰爭的誤解的思想。自從我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五日從東京回來後，我所能估計的那一種思想，是受了一種毫無根據的假定的影響，以為日本在戰爭中是較弱的國家。這一種思想不祇是錯誤，對於我們作戰的精神，戰時的努力，以及一致獲勝的意願含有嚴重的危險。如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最後勝利將發生嚴重的障礙。

在我出使日本期間內，我時常報告政府，尤其一九四一年那年，日本軍事機器的那種舉國一致不幹就死的現存危機，他們要擴展領土以保經濟的安全，不受外來壓迫。我一再的說日本也許會來一個「危險的戲劇式的閃光」。珍珠港的事件果然證實了。我們的政府事前已有決定，如延遲兩洋海軍，加強陸軍和空軍等都是顯明的措置，此足以證明美國的行政效力活潑地在應付當前的危機。

戰爭中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須要知道你的敵人。而美國人民以全體而論對於我們敵人之一——日本的能力却很少了解，還是很危險的。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我知道日本人民，對於日本的軍事機器我也知道很多，它經常的加強，許多年來擴展的訓練，積聚大量的後備軍，戰鬥的精神以及自負

野心，先征服和完全控制大東亞，包括南洋在內的地區和人民，然後征服和完全控制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西半球在內的地區和人民。一旦日本人在亞洲和太平洋中遠遠的佔領的土地上利用當地豐富的原料和幾乎無限量的能源，強迫當地的人工擴大製造海軍和商船，到了那時候，日本人將會直接威脅我們的海岸和我們的家。那一種威脅也許不會在一年，兩年或五年內發生，但是在過去十二個月中日軍堅固地佔有了廣大的地區而且加以利用，這對我們就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正像納粹的德國征服了歐洲大國對英倫三島構成了威脅一樣。即使今日，我們已面對着一個強有力，資源豐富的，十分殘暴而非常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擊敗那個敵人，斷然的不給那種威脅留有復活的餘地。

這些事情我在公共演說和廣播中已經告訴我們的同胞，那樣的機會以後還有，但是我很願意把這些材料會集起來編成一小冊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的值得紀念的一週紀念日印行於此，我希望國內每一個美國人讀一讀。我希望聯合國的其他人民也能讀到。因為唯有我們大家認識其中的事實我們才能一致盡最大的能力擁護並加緊對於爭取勝利所要求的努力。

這冊書並不是針對着我們在日本時那些我們一向讚揚尊重和被愛的日本朋友們，他們有許多人雖然沒有能力阻止戰爭，他們却努力設法避免戰爭，而當戰爭爆發時，他們深深的感覺得惶恐。

讓我把時常用在演說中的一段話來結束這個簡單的緒言罷——這一段話是從一個美國士兵瑪丁，脫利托在他一九一八年為國犧牲於薩萊·神安爾前所寫的日記中摘下來的，他那幾句話實是我們的引導的火炬，每一個熱血的美國人聽了那幾句話必會帶着爭取勝利的決心向前邁進：

「我願意作工；我願意積蓄；我願意犧牲；我願意忍受；我願意愉快工作，盡我所能；似乎整個的鬥爭全靠在我身上」。

約瑟·格魯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於華盛頓

導言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我接到一個日本朋友給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上表示希望美國政府終將同情日本，並且希望如可能的話，能與日本合作推進她的「合法的利益和願望」。

我相信下面我的覆信可以作為這冊小書的導言。我會把那封覆信打了好幾份，分送給許多在野的日本人。

——先生：

我深知目前的國際情勢，使你非常擔憂，正像使我擔憂一樣。

我們現在所過度的是一個黑暗和危險的時期，但在過去的九年中，我看見我們兩國間曾經發生若干危機而終於被克服，因此我深信目前的危機也同樣可以平安地度過。我不能想像美日之間將會發生戰爭，即使發生戰爭也不過是極端派的不幸的行為，決不是兩國政府有意造成的結果。我很知道，近衛公爵，豐田大將以及堀新藤總統和蘇爾先生，都在盡着全力避免戰爭，他們以偉大的政治家手腕，勇氣和遠見來處理現狀。祈禱上帝讓他們成功，願他們的開明的努力不致受到國內眼光淺

短，意見國執的人士所破壞。

但是在過去數年以至於目前，有許多事情都是一般日本人民所不知道的，因此要日本人民來客觀地觀察現狀，並權衡在我們兩國間的，所以造成目前一種不愉快過程的一切因素是非常困難——我以為簡直是不可能。最近發生的事件來說，例如日本飛機在重慶襲擊我們駐渝的大使館，以為曾經發生不幸的巴納號的姊妹國圖拉軍艦；我們的大使館被炸，幸而美國人民未曾傷亡，一個炸彈落在國圖拉威有獨樹叢林的地方，國圖拉受了傷。我們的大使館和軍艦是在日本政府所承認的安全地方，而並沒有什麼軍事目標，三個美國軍官在附近的山上親眼看見國圖拉的被襲擊，他們正式表示國圖拉的被炸是錯誤的，至少也犯過失。日本飛機到重慶的上空時正當天高氣爽，有一架飛機先墜了隊直向國圖拉下俯，到達那軍艦上空時即行投彈，只因分秒之差，幸未會命中。

假使軍艦被炸沉，我們的大使遭遇不測，這很容易發生的，全美人民定將大為激憤，我想我們目前的關係恐怕連這個緊張的局面還不能維持。六月初，我們的大使館第一次被炸，房屋直震中彈，我於是對公問說，在我駐日九年之中，我對於任何事態從沒有感到比這次顯然故意襲擊我們的大使館和軍艦，更覺得焦慮，在松岡外相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問題之中，我覺得的確也再沒有比這更為嚴重的了。公問回答說，「我同意你」，然而那樣的襲擊還是繼續着，不到幾個星期，却發

生丁三四次，在此千鈞一髮之時，而美日雙方却一依然希望並努力於達成某種協議。來信表示希望我們承認日本的合法利益和願望。當然，我們的政府，總是希望，儘仍上，尋求充分承認日本的合法利益和願望，並且承認日本為三島的限額，必須能夠取得原料，和工業產品的市場，以及商業貿易的暢通。但是，除非日本願意放棄武力的侵略，我們總覺得沒有希望改善的。

我們從一種慘痛的實際經驗，知道從日本所讓的「東亞新秩序」和「共榮圈」，決不能達到一種基於互惠和自由取給的睦鄰關係，這樣一種秩序，不過是說日本的利益，或是日本人所認為是華的利益，必須佔於優先，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則應排除。我們看到過去數年之中，我們的合法利益業已斷然地漸漸消滅，我們的歷史悠久，苦心孤詣創立起來的事業，以及商業，工業，銀行和文化等之利益，一切合法與協力合作的活動，都被一步加緊一步的先從滿洲，然後從華北，沿海各口岸，長江流域，相繼排出，而現在正已輪到了越南，雖然日本曾經有過明白的保證和承諾，答應在任何地方一定遵守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每一個例外相——尤其是廣田，有田，野村——都曾給了我們這樣的諾言，但沒有一次是履行了的。

為什麼？那些諾言無異都是出於善意，但是軍部不允許他們履行。日本軍閥阻止他們實現。實

望出天將向我保證日本的和平意向時，我便不得不向他提醒過去的苦痛經驗，還有什麼希奇？要於那樣的經驗，我們的政府是說相信日本政府向我們提出的任何這類語言式保證麼？

日本的閒人時常縱談國論，寫作著述關於英美在遠東的帝國主義以及英美的包圍，讀着一些過往的記錄。就以美國而論，我們對於日本，一向希望他們好的，實際的行動已經證實了我們的友誼。往昔我們曾保護日本，使之不至受到其他國家所希圖加之於她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我們曾指示並積極地幫助日本建設建設，成爲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在大地震時期，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曾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她正在遭難的時候，表示我們對於她的友誼，支持她，幫助她。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犯滿洲之時，我們一直都在和中國進行談判，取消不平等條約，準備放棄我們的治外法權，包括租界，司法，商業和海關等權利，即使當時日本不着手她的長期的侵略，不以武力爲國家政變的工具，無疑的我們的談判是早已成功了。

我不相信，親愛的朋友，你或你的許多朋友曾了解美國政府和人民於過往數年中，在我們的合法利益遭受日本軍政當局殘暴的虐待之下所持的隱忍態度。

我們在中國的教會，包括教堂，醫院，大學和各級學校所遭受殘酷的轟炸與破壞，許多美國教士和他們的家屬都被傷害，雖然在這些房屋上都曾有著顯明的標記，或是懸掛着美國國旗，或是在

是頂上漆着國旗，而且這些地點，都會在地图上詳細註明，通知日本軍事當局，表示附近絕無任何軍事目標。無疑的，這些殘暴的襲擊全是有着預定計劃，而且仔細立意執行的，偶然的事件是可說發生的，但這樣的事件決不超過兩百或三百次的接連而來。中國人有一句話說：當一個中國的城市或鄉鎮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時，最危險而必須遠離的地方便是美國的教會。日本的轟炸機顯然遵照着既定的計劃，要把美國的教會，教育，醫藥，和文化的活動永遠趕出中國。祇在這一點上，我們便可以知日本決裂，但是我們還不決裂；我們始終容忍，並且容許我說，受着長時的苦痛。然而你的來信還說：「甚至像轟炸伊朗十分之一那末壞的事件，在我們這一邊的世界上是永不會發生的。」

我們的商家，銀行，實業，商務和航業的活動全都繼續受着同樣有計劃的排拒，最初，在歐洲，然後在華北沿海各口岸，長江流域，而現在却已輪到越南，在那裏美國的貨物都被驅逐運走。這便是歸來日本政府所給我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最誠意的保證麼？

同時南進政策一步一步的在推進，一時有一時的步驟，起初是預備，然後是穩定地位，再停頓一下看一看所得的結果，然後再前進一步。在這整個期間，你們的許多領袖人物，海陸軍將領，退職大使，著名作家，出版家和政治家等，紛紛在日報和雜誌上發表文章，主張加緊南進，排斥歐美人和他們的一切利益與活動於「大東亞包括南洋」的整個勢力範圍之外。這樣的推意，最初共用高壓

的外交，必要時，則用武力。

像誰相信，假使法國未曾失勢，她會容許在越南的海空軍根據地被人佔領麼？或是會能相信美國正以全力在應付歐洲的戰爭，國家的生命，英倫的安全，正都受到嚴重威脅之時，她會能夠對於越南或泰國發動一次突然的侵略，或是美國或荷蘭會想發動這樣的侵略麼？需要是明白事理的人，就連一個小學生也都知道，所謂 A F C D 的「包圍」乃是荒謬之論。但是鑒於日本近來的行動，以及許多日本名人，在他們於新聞紙和雜誌上的文章裏所表露的顯然的傾向，自然 A B C D 列強毫無疑問的會感到，被「包圍」的才是他們，馬來亞，緬甸，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以及菲律賓等地，其本身即都在日本建設和鞏固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包括南洋」的侵略動向的直接線上，因此必須採取防衛的措施，那有什麼驚奇？

從過去和現在日本人所說所為所做的一切，都很明顯的可以證實，那旋轉的所說「共榮圈」，意思即是在那區域之內，日本最後將獨霸一切。從各方面證實，我們美國在現在和將來，都必須以事實和行動來做南針，決不能再相信語言或和平意圖之類的空洞保證，這不是非常明白的事麼？當我把我們過去所依賴這樣的保證，因此受到許多苦痛的經驗，告訴盟邦大將之後，我也曾明白地向他說明了這個事實。

歷來當會充分承認蔣介石將軍爲和平服務的精神。日本軍人不希望蔣介石將軍以上的戰爭，終無結束模樣。蔣介石將軍是一個勇敢而目光遠大的人，他總是中國政府的合法領袖，依然在打殘酷的侵略戰爭，而在精衛呢，祇要日本的刺刀一收，便無法生存。因此，我們如何能把他視爲中國的代表，或是並不把他當做事實上的傀儡來看呢？日本過去在中國以及在中國國間的所有的利益，我是知道得很明白的，但那些利益都可以用和平的談判來解決。戰爭是不能解決這些困難的，因爲戰爭決不可能使中日兩國間世代和好，除非戰後的條件能爲中國人民所願意接受——中國人民也是一個富有自尊和敏感的民族。

再從另一重要的現象來說。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納粹控制下的德國是有意以武力來征服世界，等他一旦控制了歐洲大陸和塞倫三島，西半球的受到攻擊，便祇是時間問題而已。希特勒在他公開的言論中已經說過很多，我們相信納粹正有意於控制和改變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決心幫助美國使之不致失敗，這便是一個合理的顯然的自衛措施。當日本與德國結了同盟，在這東方面，我們便不得不和日本調處，因此我們決定不止要幫助美國而且也要幫助其他被侵略的國家，包括中國。在進行那個政策時，祇是祇能以物資援助大西洋接濟英國，而眼望着如新加坡落入任何軸心國之手，而使英國另一條通向東方的生命線無形切斷，我們覺得這是不合自光榮的。我們

此，新加坡無端受到何種威脅，都與美國有着直接的關係。越南提議地之被佔領，無異的威脅到新加坡。而泰國根據地之被佔領却就構成了更為嚴重的威脅。因此，如果日本軍隊還要繼續前進（許多日本人公開的那樣倡導），請問我們兩國間的關係是否會維持這個緊張的局面。

你想到伊朗。英國人開始參戰也許是出於客串性質，至少也具有君子之風。他們依賴德國的保證。但漸漸他們發覺敵人的保證絕不可靠，雖然在侵略的前夕還曾訂了互不侵犯協定，並且發出最鄭重的保證，他們看到一個接連一個的國家淪陷於絕對殘忍的侵犯者以及在那些國家——奧地利，捷克斯拉夫，波蘭，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丹麥，挪威，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以及現在的蘇聯——裏面的第五縱隊之手，即吉爾說得好，「逐一吞併」。你還記得希特勒在佔領了奧地利後，和在慕尼黑會議後，以及佔領捷克斯拉夫後他所說的：「我現在是完全滿足了，這是我所希望於領土所作最後的調整」！英國每一次的行動顯得太慢太過。最後，他憑着這種苦痛的經驗，使他聰明地知道以往的錯誤，苦痛的經驗促使他聰明地佔領波蘭和伊朗——在希特勒當未能到達那裏，從事威脅蘇聯土道河和整個地中海區域之前。但請注意其間的區別，希特勒的目的是在控制整個歐洲，他早已這樣說過；而英國却會自己保證，祇要等到沒有自衛必要之時，英國即可逼出伊朗，恢復伊朗完整的主權，我贊成英國的行動，我無法推重日本